春秋左傳類解

春秋左傳類解楚卷之二十

廬泉劉績編註

楚

芈姓子爵出自顓帝孫重黎爲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爲祝融生陸終陸終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吳名樊爲己姓封於衛墟爲夏伯湯伐桀滅之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墟周時爲胡國楚滅之三曰彭祖名翦彭姓封於韓大彭之墟即彭城也爲商伯商末始亡四曰會人妘

姓封於鄭墟五曰安曹姓封於邾之墟六曰季連芈

姓音米季連之苗裔鬻熊爲周文武師成王時舉文武

勤勞之後嗣得鬻熊之曾孫熊繹封于荆蠻胙以子

男之田居丹陽按傳繹辟在荆山荆山在今襄陽則丹陽在荆州枝江漢志以爲在江都之丹陽或以爲本在歸州皆非繹子熊艾生熊䵣音旦䵣生熊勝熊

勝以弟熊楊爲後熊楊生熊渠卒中子熊摯紅立摯

紅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熊延卒子熊勇立十年

卒弟熊嚴繼立十年卒子伯霜代立爲熊霜立六年

卒少弟季狗立爲熊狗立二十二年卒子熊咢立九

年卒子熊儀立爲若敖立二十七年卒子熊坎立爲

霄敖六年卒子能眴立。眴音舜 爲蚡冐立十七年卒其弟熊通弑蚡冐子自立爲楚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其後徙都郢改荊號楚。今江陵縣東北三里有舊郢城地理志文王自丹陽徙都郢後遷于鄀。襄陽宜城縣西南有鄀亭山昭王畏吳自郢徙鄀名鄀爲郢王頃襄王爲秦拔郢保於陳即故陳國又遷壽春。今鳳陽府壽州也亦名曰郢。考烈王畏秦自陳東徙壽春惠王章八年獲麟傳十二王而秦滅之

武王名熊通霄敖子蚡冐弟十九年入春秋莊四年卒在位五十一年謚法夸志多窮曰武

辛未桓二年 ○蔡侯桓 鄭伯莊 會于鄧杜云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蔡地

也非鄧國鄧國在義陽鄧縣按漢汝南郡有召陵縣南陽郡有鄧縣召陵故城在今郾城縣東鄧縣即今襄陽府北二十里鄧城是也唐置鄧城縣公羊曰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耳以鄧爲國

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憑陵江漢蔡鄭同姓近楚故懼而會謀

乙亥 桓六年

楚武王侵隨杜云在義陽隨縣漢東姬姓國今德安府隨州使薳章求成焉薳巋上蚡冒子食邑於薳爲楚大夫軍於瑕以待之。瑕隨地隨人使少師董成董正也督也少師隨大夫鬭伯比言於楚子曰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父若敖之子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張大也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

自張大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熊率且比曰。音律沮楚大夫季梁在何益。季梁隨賢臣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言梁不知少師得君今雖聽梁不聽少師終必聽少師也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君不自利而思利民於民爲盡心祝史正辭。信也。君無過而祝史可直告於神爲無僞今民餒而君逞欲。不忠祝史矯舉以祭。不信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牷音全牲純色完全也腯音突牲充滿意粢

盛豐備黍稷曰粢在器曰盛每品各盛為豐無品不具為備何則不信言二者事神物皆可正辭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博廣也碩大也普徧也存畜也碩大言其形狀大蕃滋言其生乳多疾患也瘯音簇疥癬也蠡音裸無毛貌言牲之肥腯謂先成民富其力足以徧畜此牲其所畜者盛又無疥癬以之備腯無不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言粢之潔盛之豐者謂先成民不奪其農時民和無怨而年豐登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嘉美也栗栗然清冽無雜貌言旨酒嘉栗謂先成民上下有嘉

德無違逆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指上三者言德馨香而神所以饗之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三時春夏秋也五教傳曰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一曰父族四謂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女子之夫家母族三母本族母族與姨母之家妻族二妻本族與其母族此謂先成民也精意以享謂之禋此謂後致力於神也有成謂成功即敵大此言聖王先致力於神之主故祀則神福之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民各有心則不和故鬼神之主此言隨不先致力於神之主祀必不受福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丁丑桓八年隨少師有寵楚鬭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

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 楚地 黃隨不會 黃嬴姓陸終之後在弋陽縣今光州定城廢縣西十二里有故黃城是也 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 漢水一名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經漢中魏興至南陽東南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淮水出義陽平氏縣桐柏山東北經汝陰淮南譙國沛國下邳至廣陵縣入海 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 一本無師字 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 楚君必在左 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 隨地 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 鬬丹

(楚大夫少師為隨君車右)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謂獲少師已死)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戊寅桓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巴子爵姬姓國在巴郡江州縣今重慶府巴縣韓服巴行人)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楚大夫)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鄾在鄧縣南沔水北)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

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三逐巴師不克謂二甥逐圍鄾之師不能勝而解圍也鬬廉以巴師不知變故詐敗)

以誘之衡橫也背在己後也廬分巳師爲二隊巳橫陳其中與鄧戰詐敗鄧不知詐而逐之鄧已過巳師廬則自前還與戰巳自後戰而夾攻之也

庚辰桓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屈瑕楚大夫食采於屈貳在隨州南軫在楚東並小國名鄖人軍於蒲騷鄖嬴姓子爵祝融後杜云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今安陸雲夢縣騷音蕭蒲騷即鄖之邑今應城縣北三十里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絞國在隨唐南州國在華容縣東南蓼國在六安國蓼縣今鳳陽府壽州南安豐鄉有故蓼國城莫敖患之莫敖楚之官名即屈瑕闘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邑亦國之通稱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郊郢楚地在今安陸州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闘志若敗鄖師四

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濟益以益其衆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成全也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鄖既敗四國不至故屈瑕終與貳軫盟而還

辛巳桓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楚師在南門故於絞北門山中以采樵以誘其出坐北門以阻其歸而伏兵於采樵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城下盟諸侯所深恥

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彭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北至南鄉筑陽縣入漢筑陽廢縣在今穀城縣東四里羅人欲伐之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今襄陽府南漳縣東南八十里有羅國城後徙南郡枝江縣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使羅大夫諜伺且三徧數其師言不畏楚所以見伐

壬午桓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國女曼姓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意非在益衆其謂君撫小民以信士卒訓諸司以德將佐而威莫敖以刑也長莫敖以天討莫敖狃於蒲騷之役狃猶習也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

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撫小民以信）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訓諸司以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言天不假借慢易之人必敬慎乃能成功即威之刑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賴人仕於楚者）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鄢水出新城沶鄉東南經襄陽宜城縣入漢）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南蠻也夾攻莫敖）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楚地）群帥囚於冶父以聽刑（冶音野楚地）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辛卯莊）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

隨（杜注荆亦楚也尸陳也武王更為楚陳兵法孑音結戟也使師皆持戟）將齊。（將授兵於大廟故齊戒）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蕩動散也）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薨於行不喪師死於敵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樠音門木名今應城縣南有樠也）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除辟除也溠音詐水名釋例義陽厥西有溠水源出縣北從縣西東南至隨縣入鄖水溠即溠今隨州城東南有溠水梁橋也營築軍壘也）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汭音芮水曲也）濟漢而後發喪。

文王（名熊貲武王子莊五年即位十九年卒在位十五年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癸巳莊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申伯爵姜姓國在漢南陽郡宛縣）鄧祁侯曰吾甥也（祁諡也姊妹之子曰甥文王乃鄧曼所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騅音錐皆鄧甥仕於舅氏者）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後君欲殺之若噬腹臍喻不可及也）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爲人敗不食吾餘食而求相依親也）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凡祭必薦毛血故曰血食）弗從還年（伐申還即今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莊十六年傳終言之）

己巳莊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權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緡音民楚大夫尹正也謂為邑長遷權於那處那處楚地名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漢編縣在今荊門州使閻敖尹之亦楚大夫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乘勝遂攻楚城閻敖游涌而逸閻敖不能守那處游涌水而逃涌水在南郡華容縣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丙午莊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禦巴人為巴人所敗津楚地或以江陵縣有津鄉還鬻拳弗納鬻拳楚大閽故閉門不納楚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黃地音跡又鵲還及湫有疾湫子小反楚地南郡鄀縣

東南有湫城

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地名）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經皇冢前闕生守門死亦不失職）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伯長也為門官之長閽守門隷以昏閉門故為閽亦主啓晨昏以該之也）使其後掌之（世襲此職）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言愛君明非臣法也）

堵敖（名熊囏文王子莊二十年即位二十二年為弟弒在位三年囏古艱字楚人謂未成君為敖）

成王（名頵堵敖弟文王子弒兄自立莊二十年即位文元年為子弒在位四十六年謚法

安民立政曰成

庚戌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

○穀梁曰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前此稱州以狄之今稱人以嘉之者朝聘乃中國事荊能脩之就嘉其慕義不待其再聖人樂與人爲善也

乙卯莊二十八年○荊伐鄭。文公會齊人。桓宋人。桓救鄭。無故侵中國書荊狄之也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也子元文王弟蠱惑亂也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萬舞之總名夫人聞之泣曰

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

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尋用也婦人夫死稱未亡人異怪也御人以告子元。御人夫人之侍人也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秩之門。桔音結秩戶結反鄭遠郊城門名子元闘御彊闘梧耿之不比為旆。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旆為前軍繼旆曰旆旐帛全幅長八尺旆帛繼旐末為燕尾者闘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鄭外郭門及逵市。及郭門內九達道之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縣門於城門中左右有鑿懸木板於上有急則下之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丁巳莊三十年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蠱淫文夫人闘

射師諫杜云鬭廉若敖子則執而梏之手曰梏足曰桎秋申公鬭班殺子元申楚縣楚僭號縣尹皆稱公班若敖孫也鬭穀於菟爲令尹即子文伯比子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毀減紓緩也

丙寅僖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軑音汰在今光州廢仙居縣北四十里

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江嬴姓國汝南安陽縣有江亭道姬姓國汝南陽安縣有道亭鄭氏曰蔡州確山西南有道城今確山縣北也栢子爵國在蔡州西平縣有栢亭俱隸今汝寧府姻外親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壬申僖十一年○冬楚人伐黃

黄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黄。

癸酉僖十二年 ○夏、楚人滅黄。（既滅不書伐書伐以見齊桓不能救）

黄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黄。

○穀梁曰、貫之盟、管仲曰、（僖二年江黄與齊盟于貫）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辛巳僖二十年 ○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

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召南詩謂非不欲早行自畏謂道多露沾濡己故止以明隨見伐由不量力也)

癸未僖二十二年 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芊音米楚姓)姜氏(齊姓)會楚子于柯澤(楚敗宋于泓還過鄭也柯澤事見宋)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師縉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閾門限也此言夫人會之非禮)戎事不邇女器(邇近也此言楚子示俘馘之非禮)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籩竹豆容四升豆木豆亦容四升庭中所陳品數百又加六品於外言過多也)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

姬以歸。叔詹曰。鄭大夫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謂不得其死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甲申 僖二十三年 ○秋。楚人伐陳。

秋。楚成得臣。即子王若敖後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吳子曰陳從楚伐宋未見貳于宋蓋以伐宋後鄭畏朝楚陳未朝即誣以貳宋罪伐之遂取焦夷城頓而還。焦譙縣也夷一名城父在譙郡城父縣陳二邑名頓國在汝陰南頓縣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叔伯楚大夫薳呂臣也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與語辭有幾不多也言人有大功無大爵以賞之必思爲亂也

丙戌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不言遂一事也

秋秦晉伐鄀鄀音若本在商密秦楚界小國後遷於南郡鄀縣楚鬭克即申公子儀鬭班之子屈禦寇即息公子邊子朱之父以申息之師戍商密商密鄀別邑在南鄉丹水縣今內鄉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有丹水城戍守也二子屯兵於此以爲援非戍析也秦人過析隈入而繫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析楚邑一名白羽在南陽析縣今鄧州內鄉縣也隈隱蔽之處今鄧州南七十里有析隈山係輿人圍商密詐爲克析得俘因以恐之昏傳城下不欲令商密人知其詐也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掘地爲坎以埋牲之餘血加盟書其上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見縛因疑取析戍人反矣二子雖在商密見盟微疑其叛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

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頓迫

於陳不能有其國奔楚故楚圍陳然後能納之

丁亥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諸侯之祀無過其祖夔之滅非其罪故存其爵而不名楚滅同姓不名春秋不以中國禮待夷狄也夔公作隗其地在建平秭歸縣今荊州府歸州東二十里有夔子城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杜云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鬻熊祝融十二世孫夔亦世紹其祀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鄭云夔之先楚鬻熊之嫡嗣有疾不得代而別封於夔為夔子

按夔氏諸則鬻熊十世而後有夔子未知孰是世家熊渠生三子俱立為王後去其王長子康為熊母康早死中子紅為熊摯紅代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即少子孰疵也孔晁註云熊繹玄

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己丑僖二十八年〇楚殺其大夫得臣。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瓊玉之美者弁以鹿子皮爲之其纓中貫結采玉爲飾上下各如命數玉纓以玉飾纓之末先戰圍宋爲晉敗城濮事見晉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麋古字湄同水草之交也謂與以宋地弗致也大心子玉之子與子西國宜申子王之族使榮黃諫弗聽榮季即榮黃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

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

自敗也杜云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爲勤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

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王而死何以見父兄子西

孫伯曰孫伯即大心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

爲戮又連穀而死連穀楚地至此王赦不至遂自殺晉侯聞之而

後喜可知也喜見於色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即叔伯實

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甲午僖三十三年晉陽處父侵蔡先子上侵陳蔡陳蔡與楚戍事見鄭故晉侵之楚

子上救之即鬬勃與晉師夾泜而軍泜水名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

陵入汝水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

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此言不違敵不然紓我紓緩也謂退避此言不犯順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久為老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即成大心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怨子上諫王不立己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乙未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若既立而又廢之是亂之道

楚國之舉恆在少者（舉立也）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江芈成王妹嫁於江者）從之江芈怒曰呼役夫（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大子宮甲）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熊蹯掌難熟請食之冀外救）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亂而不損曰靈）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室財物僕妾也）

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穆王名商臣成王子弑父自立文二年即位十三年卒在位十二年謚法名與實爽曰穆

丁酉文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襄宋人、成陳人、共衛人、成鄭人、穆伐沈。沈潰。沈姬姓國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稱人將非命卿也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故在衆曰潰國君輕走群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故在上曰逃上亦通臣言

○秋楚人圍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

楚師圍江報沈之役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禦寇子過之子楚大夫伐江之師也聞晉起師而兵解故晉亦還

○公羊曰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據兩之當先言救非兩之當重出處父生事當言遂三者皆違例爲譏也其爲譏奈何伐楚爲救江也譏許元反詐也

戊戌文四年○秋楚人滅江。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也不舉去盛饌也鄰國禮有數今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

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詩大雅皇矣篇言夏商之政不得民心致國家滅亡故四方之國皆懼而謀度其政以比江滅而秦穆懼也）

己亥文五年○秦人入鄀秋楚人滅六（六偃姓在廬江地譜壽州安豐縣有六國故城）

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子玉子）仲歸（子家）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蓼偃姓今壽州霍丘縣杜云在安豐蓼縣）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皐陶字庭堅二國皆其後忽言其速）

也諸語助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言二國不能修德又無大國之援故亡可哀也

癸卯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君書爵臣書名嘉其慕義以中國禮待之也

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子越椒字伯棼子文從子良之子若敖曾孫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秦使必告廟來言獻稱先君以相接慢其事是慢先君也

○公羊曰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以漸而許之

甲辰文十年○楚殺其大夫宜申

初楚范巫矞似（范邑名矞似巫之名也矞尹必反）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強健也無病而死謂見殺也）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商楚邑即上雒商縣今襄陽上津縣）沿漢泝江將入郢（沿順流而下也泝逆流而上也子西聞讒不敢居商縣沿漢水逆江而上也郢楚都）王在渚宮下見之（水渚之宮離宮也）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司敗楚司寇之官陳楚名爲司敗）王使爲工尹（掌百工之官）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鬭宜申及仲歸（宜申即子西仲歸即子家）

乙巳

文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麋音君公作圜國麋在均州鄖鄉縣

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厥貉會在十年再見宋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于防渚防渚麋地潘崇復伐麋至於錫穴潘崇楚大師錫穴麋地

丙午

文十二年○夏楚人圍巢巢有巢氏之後廬江六縣有古巢城在吳楚間小國今廬州府巢縣

楚令尹大孫伯卒即成大心成嘉為令尹即子孔大心弟群舒叛楚鄭氏曰舒有五一曰舒二曰群舒三曰舒蓼四曰舒庸五曰舒鳩杜云偃姓舒庸舒鳩類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按群舒通數舒而言以為一種非也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宗巢二國群舒之屬

莊王名旅穆王子文十四年即位宣十八年卒在位二十三年謚法嚴征殺伐曰莊

戊申文十四年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群舒使公子燮莊之傅與子儀莊之師即鬬克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楚[illegible]之盧戢黎及叔麇誘之戢黎盧大夫叔麇其佐也麇音君盧楚邑名在襄陽府中盧縣今襄陽府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初鬬克囚于秦即僖二十三年申公戍商密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庚戌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在[illegible]漢之漢中郡上庸縣今鄖陽府竹山縣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戎山夷也阜山楚地）師于大林（楚邑）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楚東南邑）以侵訾枝（亦楚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百濮夷也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選楚地）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蔿賈曰（即伯嬴孫叔敖父）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自廬邑往伐庸發倉廩上下同食）次于句澨（句澨楚西界地）使廬戢棃侵庸（廬大夫）及庸

方城。(方地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 庸人逐之，囚子揚窻。(窻戍黎官屬) 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不若復遷次句澨之大師) 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即楚大夫潘尫) 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一作可擊) 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陘隰地名) 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三邑人。魚，魚復縣，在巴東永安縣，今夔州府東北赤甲山上有魚復城。裨，婢支反。鯈，直晋反) 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臨品地名) 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即闗板溪一作谿) 子貝自仞，(貝一本作員) 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群蠻本屬庸，見楚師衆，故叛庸)

與楚盟

丙辰宣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子文之弟）生子越椒（即伯棼）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狼子之心在山野）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而語助）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般音班子文之子）子越為司馬（即越椒）蔿賈為工正（工正百工之長）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賈譖子揚得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

伯嬴於轑陽而殺之（轑陽楚邑圄囚也轑音遼）遂處烝野將攻王（烝野楚邑名）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文成穆也）弗受師于漳澨（漳水出新城沶鄉縣南至荆山東南經襄陽南郡當陽縣入沮漳水邊也）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楚地）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着於丁寧（汰過也輈車轅也跗以架鼓者丁寧鉦也此言箭過車轅與鼓跗止於鉦也）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王之蓋）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詐以安衆之）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楚八世祖）（娶於䢵國䢵同鄖）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

邔子之女生子文焉邔夫人使棄諸夢中夢大澤名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虎乳之邔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穀如口反於菟音烏徒故命之曰鬭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子揚之子爲箴規之官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司敗卽司寇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改克黃名生謂其更生

庚申宣八年

○楚人滅舒蓼世本偃姓皋陶之後楚東境小國與蓼自異按當爲群舒

別種亦在廬江左右也公作舒鄝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彊之及滑汭滑水名水之曲曰汭盟吳越而還

癸亥宣十一年楚左尹子重侵宋即公子嬰齊莊王弟穆王子王待諸郢音延楚邑令尹蔿艾獵城沂艾獵即孫叔敖世本以爲叔敖兄沂楚邑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封人掌沂封疆官慮事謀慮城事司徒掌徒役者量功命日量功多寡命日數分財用財用築作分之使均平板幹平均治也板所以載土幹築牆所立木以當牆兩邊鄣土者也稱畚築稱量度也畚盛土器築實土器程土物程謂有定限議遠邇均其人之勞逸略基趾略行趾城足也具餱糧餱乾食也度有司謀監主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謂城成不過其所虛事。

庚午宣十八年○甲戌楚子旅卒旅穀作呂傳見魯四夷雖大皆曰子故降王稱子以正名

○公羊曰何以不書葬吴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誅之也禮坊記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楚至光始書卒

○穀梁曰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中國君日卒正也不日不正也今進夷狄直舉其日而不論正之與不正

共王名審莊王子成元年即位襄十三年卒在位三十一年謚法既過能改曰恭

壬申成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見陳莊王欲納夏

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周書康誥篇）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愼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卽公子側）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子蠻鄭靈公字夏姬兄宣四年弒）殺御叔（夏姬夫）弑靈侯（陳靈公淫于夏姬爲夏姬子殺）戮夏南（夏姬子徵舒弒靈公者爲楚戮）出孔儀（孔寧儀行父淫于夏姬奔楚）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連尹名襄老）襄老死於邲

不獲其尸。邲之戰楚敗晉獲晉知罃其父莊子首射襄老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因以歸事見鄭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導歸吾歸鄭也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即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即荀首成公之嬖而中行伯之季弟也首乃荀林父少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姬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救齊伐魯在此年冬見魯使屈巫聘于齊且告

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跪申叔時子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齊爲晉敗於鞌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邢晉邑名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忠足以掩其惡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丁丑成

七年

○吳入州來州來楚與國在淮南下蔡縣楚要害地

楚圍宋之役（宣十四年見宋）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申呂楚二邑）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一本無以字）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不能禦晉鄭晉必侵至漢水）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三人皆巫臣族）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

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讒慝指其譖害貪惏指其分室）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杜註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一兩二十五人車九乘於吳及射御也未詳）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皆楚屬國）子重奔命。馬陵之會。（今年八月見鄭）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也）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憂恚故成心疾卒子辛代為令尹）

壬辰襄四年　○陳人（襄）圍頓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三年陳成公以子辛侵欲叛楚會晉雞澤故楚使頓侵伐陳）

癸巳襄五年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詩逸詩也言大道正直我心明察已謀事之不善者而集人來共定之然由已不信則事終無成今不外已殺共定者逞其志以紿楚明知陳難服而與壬夫共謀定之然陳之叛者由楚無信也豈可歸壬夫哉夏書曰成允成功大禹謨篇成其信然後能成其功

庚子襄十二年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名午莊王子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

辛丑襄十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

喪先君未及習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憂弘大衆多）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春秋謂祭祀窀穸謂葬埋禰廟父廟也父爲昭則子爲穆父爲穆則子爲昭與相對父廟不遷而遷祖廟居新主故云從父於其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皆惡謚也）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卽公子貞莊王子）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言其命皆罪己改過詞不可謚靈厲以毁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赫赫强盛貌）撫有蠻夷（撫綏蠻夷之國）奄征南海（征伐）

南方諸侯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楚司馬養叔曰即養由基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楚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詩小雅節南山篇弔恤也借以爲弔問字言吳不弔楚喪而伐之也

康王名昭共王子襄十四年即位二十八年卒在位十五年謚法安樂撫民曰康

壬寅襄十四年○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棠邑名

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皋舟吳險道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庚即司馬午莊王子囊兄弟當代爲令尹時楚徙郢都郢尚未有城郭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都人士篇杜云忠信爲周言德行歸於周則爲民望

癸卯襄十五年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罷音皮蔿子馮爲大司馬馮蔿掩叔敖從子世本蔿艾獵是叔敖兄馮是艾獵子杜以叔敖即艾獵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

為莫敖（屈蕩子）公子追舒為箴尹（追舒即子南莊王子）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官得其人則分定下無覬覦求幸之心）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周南卷耳篇嗟歎也周遍行列也言所思之賢人遍寘於位列也）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王畿五百里曰侯服又五百里甸服又五百里曰男服又五百里曰采服又五百里曰衛服俱有大夫）

[illegible]十一年 [illegible]二

夏楚子庚卒（公子午）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申叔時孫叔跪子）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

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綿衣也冰在牀下故暑月可以重繭衣裘鮮少也）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即公子追舒）

（庚戌襄二十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患其爲政不當也）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居謂居此不亡也）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洩漏洩君命使父知之或至增重其刑）王遂殺子南

於朝。轘觀起於四境。（轘音患，車裂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請于王還其朝之尸而殯）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君討臣罪當尸朝。唯二三子思之）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齮音蟻）屈建為莫敖。（即子木，蕩之孫）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豫不應子馮而退避）從之。入於人中。（豫入人中以避）又從之。遂歸。（豫歸其家）退朝見之。（薳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

也疾惡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

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

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逮子懼欲速歸故自御不在御故不當道至

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

已死後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夫子指叔豫也

止謂止而不相知也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也

壬子襄二十四年○夏楚子伐吳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吳

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姬姓子爵楚屬國舒鳩人

叛楚楚子師于荒浦舒鳩地時楚救齊伐鄭自棘澤還使沈尹壽

與師邾犂讓之（二子楚大夫）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令尹薳子馮）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役無辭戰有功）乃還

癸丑襄二十五年○楚屈建師師滅舒鳩

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即子木屈蕩之孫）屈蕩爲莫敖（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也）舒鳩人卒叛楚（句舊以楚屬下非）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舒鳩城名）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師左師以退（五人

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間子彊曰久將墊隘。危阨也猶委頓非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爲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傳音附謂逐五子至其本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楚蔿掩爲司馬楚蔿子馮之子子木使庀賦數甲兵庀具也賦凡土地所生取之而貢於上也甲兵戎馬車徒干戈之類爲司馬主兵故令具賦取於民甲兵之數也旅以掩賦爲句非甲午蔿掩書土田。土地爲田者書其定數度山林積石日山

竹木曰林不可以為田栽度之鳩藪澤水稀曰藪水鍾曰澤鳩聚之以畜其材辨京陵辨別也京高丘也陵大阜也表淳鹵淳鹹地鹵西方鹹地也鹹地宜益者表出之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之規偃豬鄭云偃豬窪下之地畜水而流之者杜云下濕之地也規度圩下以受水多以也町原防町封埒也高平曰原大隄曰防封埒原防以障水也舊註不為井田別為小頃町也牧隰皋水厓曰皋下濕曰隰瀦薄故九夫為牧一牧而當一井傳所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成方十里而衆五百人是也杜以為芻牧之地非井衍沃下平曰衍有流曰沃一云平美地也衍沃則肥饒故九夫一井量入脩賦上言辨土地所宜及肥瘠以授民故量所入多寡定賦稅令民納之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籍謂疏其毛色歲齒以備用車兵甲士也徒卒步卒也甲戎服也楯干櫓之屬此即賦於民之數也既成以授子木禮也○楚子以滅

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言乃令尹子馮請退師俟其叛伐之之功故賞其子掩

甲寅襄二十六年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吳邑安豐郡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音君鄭邑鄭皇頡戍之鄭大夫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即靈王正於伯州犁晉人奔楚爲大夫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杜云言圍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今按文義似指皇頡爲君子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

弱焉頡喻伯州犁意誣言遇子圍不勝為所獲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

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印堇父鄭大夫

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

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主作辭令之正子產曰不獲受楚

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

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

可辭如此堇父可得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

後獲之○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

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即歸生子朝之子伍舉娶於王子牟王

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

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
而言復故。分布荊藉地坐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
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向戌平楚在明年蔡
聲子為國通平事于晉還又聘于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事
也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
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
材，晉實用之。言楚雖有材不用而晉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
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
賞不僭而刑不濫。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賞僭則懼及淫人，
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

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瞻卬篇殄絕瘁病也引之以明刑濫及善人之禍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夏書大禹謨辜罪也經常也言罪疑者與其殺非當罪寧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引之以明寧僭無濫懼失善人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之所以獲天福也。商頌殷武篇建暇封大也引之以明賞不僭刑不濫然後可君天位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刑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以此二者恤民不怠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飫饜也加膳故以其餘賜群下人皆饜足可見樂於賞將刑。為之不

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殺牲盛饌曰舉徹去也君憂戚故不舉不舉則徹去聲音可見憚用刑）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政謂刑賞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此言楚不能用材）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文十四年國語云或讒析公臣於王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在成六年）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

敗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鞎同挑說文蕩也震動也蕩散也多擊鼓鈞人聲以夜攻之則楚必不能持重而遁洮楚與國中驟楚大夫時晉欒書帥師救鄭與楚師遇繞角還遂侵蔡楚公子成公子申以申息之師救蔡禦桑隧書不戰遂還獲沈子八年侵蔡侵楚獲申驪俱見鄭故鄭不敢南向從楚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在成十八年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老幼在可矜亦不能軍故

歸之反亦歸也○狐猶今之單丁疾有病者一家二人在軍則使一人歸簡擇也蒐閱也蓐食食於寢蓐也焚次焚其次舍示必死也行歸即前老幼等也逸因使楚知其將戰也○事見宋東夷謂東方小國陳之類也子辛即令尹壬夫楚討陳叛殺之在襄五年

子友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

子靈即申公巫臣雍音擁塞也駕棘皆楚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通吳入州來事見成七年也

若敖之亂宣四年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

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成十六年晉伐鄭與楚戰鄢陵成陳於營中結陣也時楚二卒中軍王卒精晉有四軍欒書范燮將中軍其卒精韓厥將下軍易行謂易下軍卒伍使欒范將之以示弱誘楚也國語所謂若易上下是也郤錡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言此二軍擊楚左右二穆軍必勝然後四合擊王中軍精卒必敗之也楚子重將左子辛將右皆穆王後故曰二穆熸火滅也夷傷也共王傷目事見鄭以上四人皆言晉用楚材也子木曰。是皆然矣。

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

得戾於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楚君大夫不謀以赦其罪舉必奔晉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舉之子也

乙卯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平趙武楚屈建蔡景公孫歸生衛獻石惡陳哀孔奐鄭簡良霄許悼人曹武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豹不書族乃一事再見卒名例再言宋者非宋啓東狄主中國盟也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文子即趙武時為中軍帥執政又善於令尹

子木（即屈建屈蕩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弭止也欲獲息民之名）

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蠹害物之蟲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齊大夫）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即伯有）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

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司馬掌會同之事故置之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選一本作以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使史載是禮以禮文大繁迹云舉謂記録之也欲以示賓主[illegible]有言辭時人觀而記之仲尼見其事爲其言

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文子也石惡石買之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武命盈追己故盈今始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令尹子木在陳使黑肱先與晉約盟載言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晉趙武亦不去使向戌與楚約盟載言丁卯六月二十一日也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

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向戌如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子晳即楚黑肱孟恐二國成言臨盟復新爭故先盟以一之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軍不築營壘以藩車爲之示不相攻意晉楚各處其偏偏謂晉在北楚在南伯夙荀盈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註云晉營在宋北以東頭爲左故有急欲左還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辛巳七月五日也楚人衷甲伯州犂

曰楚大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言者心之聲也故志以發之信者言之不差爽者也故言以出之有信則所欲皆可成而後志立矣三者具而後身安定今子木棄信則志不立故知其死也以三者故定其數爲三年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

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匹夫微賤之稱單盡斃頓仆也捷勝也病猶患也言合匹夫為不信猶不可盡斃以死之況會合晉卿為不信以害之必不勝矣然此乃楚之病患非晉之患也楚不以為病而晉反患之此言楚裹甲適自害非晉當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諸不信也病與上文異謂為所苦而致害也言楚以弭兵盟合諸侯而先自背之諸侯必不從安能害晉且晉左還如宋守若病急則宋必致死守之雖倍楚猶不能勝晉何況一楚哉此言楚裹甲不能害晉晉能得諸侯害晉晉能得諸侯拒楚非所當懼也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言又不知此戎能害晉則楚失信於諸侯諸侯必叛楚服晉又非所患國語所謂荊敗戎諸侯必叛之子何[illegible]

死而可以固晉是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

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

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

不書其族言違命也不書叔孫晉楚爭先晉人曰晉故

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

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

久矣豈專在晉狎更也令按常習也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

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只語辭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

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

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晉以中國又無罪可貶故先楚壬

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客一座所尊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蒙門宋城門名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宋公故不與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與之盟重盟故不書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既士會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武子之德上矣感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秋楚薳罷

如晉涖盟還于委反罷音皮郎令尹子蕩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大雅篇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北晉君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崔氏之亂弑莊公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申鮮虞無賞爲人僕賃於魯之野以治莊公喪服冬楚人召之遂入楚爲右尹傳言楚能用賢丙辰襄二十八年蔡侯之如晉也在今年夏見晉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子大叔鄭游吉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

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禮謂定社稷撫人民也天休謂諸侯之位也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憲法也望願望也不易難也有又也言楚命鄭將攻守國故鄭君使我奉皮幣以歲多艱聘于楚鄭君不親來者從盟之命也今楚執事又命曰鄭何與政事必使其君棄封守來朝以逞楚欲封指社稷守指人民鄭雖從之然非盟載之言是闕德失信而不利矣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

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坤上震下爲復）之頤䷚（坤上變爲艮震下）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今按迷昏亂也言先無復之道而欲復則其復昏亂所以凶也上九無應故爲迷復）欲復其願而棄其本（欲鄭朝而不脩政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鄭大夫）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歲歲星也棄次謂棄星紀而客處玄枵也星紀斗牛之次位在子玄枵虛之次）

位在丑皆在北鳥南方七星鶉鳥也帑音奴鳥尾也歲星所在之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鶉火爲周鶉尾爲楚鶉火柳星張也鶉尾翼軫也俱論歲星之次梓愼則曰鄭宋饑寵則曰周楚死言占卜驗人所在也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舍止也壇謂所止處封土爲壇以受郊勞外僕言曰外僕掌次舍者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草舍謂草中舍止不爲壇也或以草苟畧也猶言草草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宥寬也罪戾謂有心而犯者赦其過失過失謂無心而犯者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

因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

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辭說也）請其不足行

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

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

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乙未楚子昭卒（經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則十二月無乙未也乃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耳）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平）陳侯（哀）鄭伯（簡）許男（悼）

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廷青）

（勞往也黃崖黃水之崖熒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穆叔曰伯有

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安，戮鄭國必受其害。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阿，陵也。詩云濟在會國，故穆叔獨舉所見而言也。言薄土 行潦之蘋藻，言賤 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取采蘋詩意，言取蘋藻於阿澤之中，使蘭之少女而為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可棄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即叔仲帶，惠伯之孫。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孟獻子孫，子服它也。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將伯已學擅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惠伯尚初學。榮成伯曰：即榮駕鵝，榮伯之子。遠圖者，忠也。公遂行。

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東甲之隙下以此讓好故曰禮）

郟敖（郟名熊麋康王子襄二十九年即位昭元年弒在位四年葬于郟故曰郟敖楚人謂未成君為敖）

丁巳襄二十九年　楚人使公親襚（襚衣死人衣禮諸侯遣使賵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則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桃性惡茢苕帚以除不祥推君臨臣喪有此禮）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

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圍共王子康王弟郟敖叔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殖滋生也以草喻君言其失勢松栢以喻令尹言其強

戊午 襄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郟敖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本作問王子圍之爲政服虔王肅本同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國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即薳罷與謀助之匿其情矣○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掩叔敖從子子馮之子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偏佐也四體股肱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不祥莫大於此

己未襄三十一年

衛侯在楚衛襄公以宋之盟十二月入楚事見鄭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

對曰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詩大雅抑之篇則法也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畏愛指威則象指儀令聞善譽也長永也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族所賜氏族也家卿大夫有家也不言則象互文或有脫簡也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衛詩邶風栢舟篇棣棣富而閑習貌選擇也訓敎字亦通周詩曰朋

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詩大雅既醉篇。攸所，攝佐助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周書泰誓篇。懷思念也，有愛意。）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詩大雅皇矣篇。言文王不知識，百姓皆不知識，以順文王之則也。）紂因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因，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言文王有威儀，所以畏愛則象，能有國家。）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

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庚申昭元年 ○叔孫豹會晉平趙武楚公子圍齊景國弱宋平向戌衛襄齊惡陳哀公子招蔡靈公孫歸生鄭簡罕虎許悼人曹武人于虢 楚雖先歃而先書趙武者亦如宋盟尊中國抑夷狄之強也 虢公作郭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即子石伍舉為介將入館就客舍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婦子產

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謂禁墠於國外以成婚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段乃公子豐之子室夫婦所居也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王圍父婚禮先告廟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棄君賜豐氏於草莽中是賤圍故不得列位於諸卿應撫有而室一節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蒙欺蔽也本告先君以來逆今不得入逆是欺之臣而欺君則非臣故不得為楚君老應布几筵告廟一節其蔑以復矣不得列於卿不得為寡君老故無以復國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

請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言鄭恃楚安已今欲襲之是使鄭失恃而且使諸侯懲此而恨楚距違楚命而令不行於諸侯所以鄭懼此故欲嚮以聽命不欲入國也若非此鄭在楚如守館人之類豈敢愛豐氏祖廟而不令楚入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櫜弓矢衣也垂櫜以示無兵器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虢鄭地尋宋之盟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午祁奚子文子即趙武得志按下文似指衷甲將懼之故楚先歃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戒警備也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

侯猶詐晉而駕焉〔詐謂衷甲駕陵出其上也下駕同〕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重再也〕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宋三十年會澶淵今會虢〕服齊狄〔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于晉〕寧東夏〔齊狄服則東方諸侯若魯杞皆安〕平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成〕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杞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言謗讟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之辭言〕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

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僭不信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穮音標耘以除草也蔉音衮耔以壅本也二穀不升曰飢五穀不升曰饉音近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詩大雅抑之篇不爲不信不爲賊害少有不爲人法者言以其有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恐晉先楚故請讀宋盟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云離陳也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今按離如離坐之離麗也謂二人相麗於前執戈也叔孫穆子曰即豹楚公子美矣君哉服衛似君也鄭

子皮曰。罕虎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士喪禮君臨臣喪小臣二人執戈先蔡子家曰。公孫歸生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杜云緝蒲爲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今按天子青蕍以青規畫地恐此亦是規畫之宮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即子羽假不反矣言將遂爲君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爲國難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當璧謂棄疾拜皆當璧爲神所命有楚國也言棄疾在子圍雖取之不能有是當憂也齊國子曰國弱吾代二子愍矣指圍犂陳公子招曰陳哀公弟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二子不以憂生事事何由成事成而後得樂樂入聲衛齊子曰。即齊惡苟或知之雖憂何

害言二子先知爲備則雖有憂無傷宋合左師曰卽向戌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供大國之命令也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取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知臨深淵如履薄冰言不犯惡人而自畏懼也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雖切其事而婉曲不傷宋左師簡而禮惟知共是簡且得事大之禮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惡人自愛其身而且敬子與子家持之杜云持無所取與也今按上三子俱不正言其非子皮言執戈前子家言蒲宮皆執其事言之無毀譽也皆保世之主也此五人皆能保世祿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

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
憂憂能無至乎兆開業務也言以知物察言知禍福類其是之謂
矣此三子之謂也八年陳招殺大子國弱齊惡當身俱無咎○令尹享趙孟賦
大明之首章大雅篇名其詩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取明德受天命意趙孟賦
小宛之二章小雅篇名取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事畢趙孟謂叔向
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
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
彊不義也以彊臣克弱君爲當然不改是不義不義而彊其斃必速
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詩大雅正月篇赫赫強盛
貌褒姒周幽王后言宗周強盛幽王惑褒姒而行不義遂王滅亡令尹爲王必求

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盛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矣言令尹以彊取楚國然臣弑君是不義得國也令尹見其勝必以爲當然之道凡事皆如此益淫虐矣以淫虐爲道民必不堪豈能久有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胡氏曰不書弑者爲申會中國諱不討賊而又事之主盟也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即子晳共王子圍弟伯州犂城犨櫟郟犨屬南陽櫟屬河南即陽翟縣郟屬襄城三邑本鄭地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

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殺之[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郟敖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即王子比共王子圍弟]宮廐尹子晳出奔鄭[即黑肱因蔡亂而去]殺大宰伯州犁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楚謂未成君爲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皆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秦鍼夏奔在晉]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底致也]德鈞以年年同以尊[位高下也]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

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詩大雅烝民篇侮陵也鰥今詩作矜彊禦強梁也匹敵也）使后子與子干齒（齒同在實位齒列也）辭曰鍼懼選（懼秦數其罪責之）楚公子不獲（獲得也謂不得於楚）是以皆來亦唯命（言懼齊晉事有優劣惟主人命所處此謙辭也）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羈旅也后子先來齊欲自同於晉臣爲主人子干後齊以爲羈旅之客）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敬也言不敬羈旅當何所敬今按忌畏諱也言惟羈旅則當諱忌殊其禮若非此則但當從常禮而不忌指己當同晉也）楚靈王即位（即圍即位後改名熊虔）薳罷爲令尹（即子蕩）薳啓彊爲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

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靈王名圍共王子弑兄子郟敖自立改名虔昭二年即位十三年弑在位十二年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壬戌昭三年十月鄭伯如楚鄭簡公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小雅篇美宣王田獵之詩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夢夢澤也

癸亥昭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許悼公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

頤結驩於二三君。不易言有難故欲結歡以謀難也使舉請閒請晉君閒暇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郤女叔齊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棄謂楚國不以爲君衆叛親離也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鄉往也濟成功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諸本無而[illegible]鄰國之

難皆非

四嶽。東嶽岱山在兗州奉高縣西嶽華山在雍州華陰縣南嶽衡山在荊州長沙湘南縣北嶽恒山在冀州曲陽縣本名常避漢文諱

三塗、山名在河南陸渾縣南今嵩縣西南一十里

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山名穀水所出

大室、即中嶽嵩高山在豫州河南陽城縣在西北

荊州。在新城沶鄉縣南沶音市

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

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以上言國險不可恃

冀之北土、燕代之地

馬之所生、無興國焉、以上言多馬不可恃

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亨古字同亨向格也杜音元亨之亨通也

不聞其務險與馬也。此上總言晉險馬不可恃

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彊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屋則簷邊為宇於國則四垂為宇

若何虞難

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即無知見莊元年）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平鄭在僖九年）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此明齊楚多難不可恃）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君少就安逸不恤諸侯）其大夫

多求莫匡其君（臣私己身莫正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濟成也言不可事事從己欲而當使人亦從其欲也）

○夏楚子蔡侯（靈）陳侯（哀）鄭伯（簡）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不殊淮夷楚子主會不殊其類在會之諸侯皆殊之也）秋七

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慶封已非齊臣除之齊者討弒君之罪也賴公穀作厲蔡州褒信有賴亭）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楚邑自楚先至會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也鈞臺在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啓享諸侯于此）商湯有景亳之命（景山名在亳詩云景員維河亳即河南穀熟縣湯所都也命命諸侯也）周武有孟津之誓（孟地名津渡處在孟

州河陽縣武王伐紂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成有岐陽之蒐岐陽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康有酆宮之朝酆在始平縣之東有靈臺即文王所遷邑鄠縣是也康王朝諸侯於此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壽春東北周穆會諸侯於此齊桓有召陵之師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即向戌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言聞者謙示所未行也合謂我爲主而合之也六謂自始將幣至終禮實凡六節也宋公爵故獻公合諸侯禮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會謂人爲主我往會之也鄭伯爵故獻自伯而

下會公之禮亦六節也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也過失也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即二子所獻者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舉請王辭謝之王從其言使舉往也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屬適也言適田獵以供宗廟事武城楚地在南陽宛縣北非會武城也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墮許規反輸也隱六年公羊云輸平猶墮平也則此墮謂已受諸侯幣帛將輸之於府庫有此事故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即啟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也皆所以示諸侯禮

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仍國之諸侯國緡國濟州金鄉有古緡城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皆國名黎恐即戡黎之黎國在上黨壺關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即中岳皆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汏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汏而愎諫愎很諫自用也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言遠惡而後天棄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以封齊慶封者屈申屈蕩之子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

滅其族將戮慶封戮謂負之斧鉞徇下衆示殺之也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崔杼弒莊公封其黨也襄二十五年盟大宮所不與崔慶同心孤謂景公也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面背也縛其手故口銜璧士袒輿櫬從之士袒衣載櫬隨後以示歸死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僖六年楚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

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邑）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子文之玄孫）與公子棄疾（即平王）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指會申）伐國而克（指滅賴）城竟莫校（築城於諸侯竟指遷許）王心不違民其居乎（三事不違王心將欲又有事不使民得安居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穀梁曰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

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粲然盛笑貌）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冬吳伐楚（吳昧夷）入棘櫟麻（楚東鄙三邑名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非鄭河南陽翟之櫟也）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兵在東南以絕其後）箴尹宜咎城鍾離（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鍾離楚邑名）薳啓彊城巢（巢亦邑名）然丹城州來（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東國水不可城

東國即潁故國時有水不可城 彭生罷賴之師 彭生楚大夫罷率龜棄疾滅賴之師

甲子昭五年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 生屈建子蕩曾孫 使與令尹子蕩 薳罷 如晉逆女 逆靈王夫人 過鄭 鄭伯勞子蕩于氾 鄭地 勞屈生于菟氏 亦鄭地別勞以示敬聘禮若過邦至於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與幣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饔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惟芻禾介皆有餼禮唯當餼之今鄭伯勞畏楚也 晉侯送女于邢

立 禮父母送女不下堂晉侯送女畏楚也 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

立○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 即京索水名河南成皋縣東有大索城 大叔謂叔向曰

楚王汏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汏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言禮始慮終使終身可復行也）從而不失儀。（從順易失法則）敬而不失威。（恭敬易失威嚴）道之以訓辭。（道告以法言）奉之以舊法。（奉陳以聘使舊故之法）考之以先王。（質微晉楚先君孔氏曰用先王之禮以戒其交好故言考之也）度之以二國。（量校晉楚勢力）雖汏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起上卿向上大夫）若吾以韓起為閽。（刖起足使守門）而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宮刑使守宮也）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

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楚大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朝指君相見聘指臣相問朝聘以圭爲信上公圭九寸聘圭八寸侯伯圭七寸聘圭六寸子男瑑璧五寸聘璧四寸臣各降君一等聘禮於君則用圭於夫人則用璋言圭璋重也享頫有璋。享獻也朝聘禮使執玉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周禮六幣注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侯伯子男享王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公侯伯於諸侯則享用璧琮子男於大國享君琥以繡於夫人璜以黼頫見也周禮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注謂大夫衆來爲頫少曰聘享頫上言璋者據輕於朝聘禮言也半圭曰璋小有述職。諸侯朝天子述所守職事大有巡功。天子適諸侯巡所守功績此以上論別國賓客盡禮於主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此言本國君待賓饗禮聘義所

謂拜饗是也宴有好貨。好貨謂幣帛飲以送酒食以勸飽此言燕禮以貨爲好聘義所謂燕與時賜無數是也飧有陪鼎。飧熟食也陪鼎副鼎杜云加也聘禮賓始入館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註羞鼎即陪鼎也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也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牛鼎一羊鼎一豕鼎一魚鼎一腊鼎一腸胃鼎一膚鼎一鮮魚鼎一鮮腊鼎一凡九鼎從此向南而陳陪鼎一曰膷鼎牛臛也在牛鼎西一曰臐鼎羊臛也在羊鼎西一曰膮鼎豕臛也在豕鼎西其陪所設當西階之內廉入有郊勞。出有贈賄。入則使大夫郊勞去則賄用束紡紡絹也此以上論本國主盡禮於賓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宣十二年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成十八年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

以睦（睦謂二國和好無隙）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當備者孰若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麇群也言羣君）求婚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趙武之子）中行吳（荀偃之子）魏舒（魏絳子）范鞅（士匄子）知盈（知朔弟以上五人皆卿）羊舌肸之下祁午（祁奚子）張趯（張老子）籍談（籍偃子）女齊（女游）梁丙張骼輔躒（青骼青躒）苗賁皇（苗賁皇楚越椒子昔以上八人皆大夫）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襄韓起兄無忌子）韓

須受命而使矣。（起適子）箕襄邢帶（食邑於箕邢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上七人邑皆成縣百乘賦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伯華叔向叔魚叔虎皆職子）晉人若喪韓起楊肸。（向本羊舌氏食邑於楊又號楊氏）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韓七羊舌四爲十家韓氏七縣羊舌氏三縣銅鞮楊氏平陽凡三縣）長轂九百。（縣凡百乘）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晉國之縣向有四十計遺守國者向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

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鄭地名辭不敢見禮也。奉使未及命故辭不見鄭伯

乙丑昭六年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子皮公孫僑子産游吉子大叔從鄭伯以勞諸柤。鄭地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面謂私以己物面見鄭伯也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如見楚上卿見子産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以兩禁芻牧採樵不入田。禁牧不樵樹。禁樵不採蓺。蓺種也禁芻不抽屋。抽取材木爲用禁材不強匄。匄乞也此通論誓

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在位則廢其職無位則降其刑舍不

爲暴主不恩賓杜註恩惠也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

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

及晉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衷正也

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小雅角弓篇胥相也言君

行民從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

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

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楚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

徐儀楚聘于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

薳洩伐徐。洩楚大夫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即薳罷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郡城父縣南楚之東境城父在今鳳陽府亳縣東南七十里即陳之夷邑譙郡即亳縣也吳人敗其師于房鍾。吳地獲宮廄尹棄疾。鬭韋龜父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冬叔弓如楚聘。魯叔老子且弔敗也

丙寅昭七年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析羽爲旌王旌至於軫禮天子旌九仞曳地諸侯七仞齊軫大夫五仞齊較士三仞齊首芋尹無宇斷之。即申無宇仕於芋故曰芋尹芋音諭又宇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章華宮在南郡華容縣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

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杜云經營天下畧有四海故曰經畧今按經度也畧疆界也盡四海而言）諸侯正封（封分封之土也盡一國而言）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毛謂凡土地所生五谷皆是粒以爲草非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北山）（箋率循也濱涯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天下所徃爲王公正無私爲公）公臣大夫（大扶進人爲大夫）大夫臣士（士事也理庶事曰士）士臣皁（皁造也謂造成事也）皁臣輿（輿衆也謂佐皁舉衆事也）輿臣隸（隸謂隸屬於吏也）隸臣僚（僚勞也供勞事也）僚臣僕（僕附隨人也）僕臣臺（給臺下廝役）馬有圉

養馬曰圉牛有牧。養牛曰牧以待百事。待王之衆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言楚封內王皆王土臣皆王臣人之等使令雖不同而供王事則一也有司豈可以我非干臣章華獨爲王宮而不許執人於中哉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有亡人當大蒐閱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服云僕隱也區匿也爲隱匿亡人之法刑書名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爲盜藏所得器罪同盜所以封汝也。啓封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陪重也我爲王之臺今闕又爲我之臺言臺舉十等至賤者也王事無乃闕乎。言若從有司臣之逃臣捨之不執則是但君有臣而臣無臣非十等人各有臣以待百事王事豈不闕哉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

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周書武成篇萃集也）故夫致死焉（杜云人欲致死討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則法也）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以周文王楚文王法求之則隱盜者亦盜盜在王）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庚午（昭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時滅陳蔡故城之不羹晉郎漢志作更一在襄城東南有城一在定陵西北有亭皆楚要地）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之卒使昭公不安位見殺此言寘人不善者）齊

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莊二十二年城穀此言寘人善者）臣聞五大不在邊。（五官之長也）五細不在庭。（五官之屬也）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許尋又親）鄭丹在內。（骨紐又羈旅）君其必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又問楚國城陳蔡不羹得失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即檀伯）宋蕭亳實殺子游。（莊十二年宋萬立子游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蕭叔大心與群公子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渠丘齊國西安縣齊大夫雍廩邑莊九年雍廩以渠丘邑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二子逐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城大皆害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辛亥昭十二年

○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作然谷作虎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虎即成熊字令尹子王之孫與鬭椒同出若敖宣四年椒作亂故殺虎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罪其慕寵不能去故書名國殺

○楚子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雨雪王皮冠。一本作楚子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今按趙有以絳綵人爲復陶訓上

夫衣翠被（以翠羽飾被被被會體被也衣之外復蒙被之以禦雨）豹舄（以豹皮爲履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楚大夫從聲）右尹子革夕。（即鄭丹夕暮見也）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級（齊大公子丁公一作級）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子）禽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在今襄陽府南漳縣）篳路藍縷，（篳路以柴爲車藍縷衣服敝也）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供禦王不祥事蓋桃棘所以祓除也）齊，王舅也。（周成王母大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

武王同母弟晉成王同母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乃楚祖舊許是宅昆吾嘗居許地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專特也四國陳蔡二不羹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工尹工正也路其名也君王命剝圭為鏚柲鏚斧也柲柄也王命破圭以飾斧柄柲音祕敢請命請制度之命王入

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如響應音謂阿順無違逆也 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須俟也以已前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淫慝 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 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三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爲墳墳言大道也 五典。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爲典典言常道也 八索。八卦之說爲八索求其義也 九丘。九州之志爲九丘丘聚也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祭公名周卿士也祈父周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曰祈父招其名也祭父不敢直言王故指從行者以諷之 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

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愔音安和貌式用昭明也如玉如金言堅也言祈父掌甲兵當愔愔安和不用以明其德思王法度用之重以形民力而不可縱己欲以害之形猶甄陶也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克勝也己身之私也克去己私以復還天理為仁

壬申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當作弒靈王弒君不與比討者比欲代

爲君故不與討賊又坐弑君罪書由晉歸見主謀者召之而比不與也觀從棄疾無比則不能成其事故雖不與不書二子弑君而書比弑之也比固爲棄疾君又不書君者棄疾實欲得國以此長故立之實不以爲君比又無可否不能君也不以討賊書殺比者見其皆弑君黨不爲靈王討而私相殺也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襄三十年

及即位奪薳居田居掩之族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年圍許大夫也

蔡洧有寵於王洧蔡人仕楚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滅蔡在十一年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在乾谿申之會在四年

越大夫戮焉。即常壽過戮者陳其罪惡以狥諸軍也王奪鬬韋龜中犨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犨邑名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竟大夫

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即棄疾故猶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

蠻命故使其子事之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固城楚邑名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起有寵於子南襄二十二年車裂之子從奔蔡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皆共王子靈王弟九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詐爲棄疾命召之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告以蔡公不知謀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其故驚起辟之觀從使子干食食蔡公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僞與蔡公盟之微驗以示衆已徇於蔡已見從也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

將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先使二子入楚將以師從其後蔡人聚將執之執從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蔡人若能死亡則不從棄疾命以待終之成敗若欲安定則從棄疾命以納二子且違上何適而可謂違蔡公棄疾命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楚邑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依陳蔡人以國使有國可依率其遺民也時蔡公兼治陳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晳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四族薳掩族許圍族蔓居族蔡洧族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築壘壁爲軍以示後蔡公知

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藩以籬也按宋之盟以藩爲軍則此藩亦謂車之有屏者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猈音皮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正僕太子之近官二子皆靈王子罷音皮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井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劓音义截鼻也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而衆散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里下曰人之愛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擠隊墜也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

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聽人所欲從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夏漢水別名。順水爲沿。順夏水南至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旗執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棘楚邑名。闈巷門也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杜云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誤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

不忍也。子玉曰。即觀從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周徧也乙卯十八日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詐言已殺棄疾以恐之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名改名也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楚人謂不成君無謚爲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即蔓成然楚師還自徐。去年靈王圍徐師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豫章註云此時當在江北淮水

（南蓋後徙在江南）平王封陳蔡。（立陳惠公吳蔡平公廬）復遷邑。（九年遷許于夷遷城父人于陳遷方城外人于許）致群賂。（始舉事所許賂今皆致之）施舍寬民。（施與所當與舍免所應免也寬民薄征稅也）宥罪舉職。（赦過失脩廢官）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卜大夫）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鄭邑爲取楚者）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解冠謝罪也）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勤勞也王辭其意謝其勤且命之歸將復與之謀也）他年芊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

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區區言小也畀與也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大室楚祖廟巴姬共王妾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長幼次入拜齊齋戒也康王跨之跨過也靈王肘加焉肘手加璧上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初埋時微識璧紐以爲識鬬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托其子且曰

棄禮。棄立長禮謂卜于神違命。違當璧命謂立康王楚其危哉。危亂也子干歸。子干在晉觀從矯蔡公命召之時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賈立古言棄疾與子干同惡楚王其相求如賈就市以貨物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發寵人謂賢臣也有人而無主。二也。主謂內外可謂依者有主而無謀。三也。謀衆機策畧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民通本國與他國言有民而無德。五也。德巳之德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從游也達明達之賢也族盡親叛。可謂無主。毋族在外與巳族在楚俱盡而無親者無釁而動。可

謂無謀子干時楚未有大釁隙爲羇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子干亡楚人無愛思者是無德係人望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言靈王暴虐殺戮無忌人必畏之若楚欲立子干爲君涉上五難以弑靈王人少不敢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時穿封戌既死棄疾以蔡公兼陳事城外方城外也屬服屬也此言位尊而治賴自有民言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苛煩細慝惡也上政虐則民爲盜賊私欲民之願欲也順民欲則民無怨怒此言其令德先神命之先神群望此言獲神國民信之信謂寵貴爲民信服此言寵貴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季少子也此言居常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

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君也。此言無大位而無民數其貴寵則庶子也。子干乃庶妾子非能過棄疾以神所命則又遠之。非當璧不獲神其貴亡矣其寵棄矣。貴自其母言寵自其子言子干與棄疾皆庶妾子但子干母比之先亡母亡則子愛亦衰故不如棄疾此自無貴寵言傳曰有寵子五人言其始也或以亡謂子干母位在下母賤也說寵子不通民無懷焉。懷思念也此言無德國無與焉。與助也此言無主將何以立？上不言棄疾有主此不言子干不居常其義互見也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僖公妾此言母貴而有寵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此言有人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莒其所奔國衛其舅也國氏高氏皆世卿此言

有主從善如流從善言如流水言無阻逆也下善齊肅下善人齊莊肅敬言
尊之至也此言有謀不藏賄不從欲此言令德施舍不倦申不藏賄從欲
求善不厭申從善下善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
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大戎狐姬獻公妾此言母貴而有寵好
學而不貳此言有謀有德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
子犨司空季子有先大夫子餘趙衰字子犯狐偃字以為腹心
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賈佗不在五人列蓋叔向所賢此言有人有齊
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欒枝郤縠狐突
先軫此言有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申好學不貳惠懷棄民民
從而與之惠公懷公不恤民民無所歸而歸心文公獻無異親民無異

望公子惟文公故民無他望此言得民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楚共王有棄疾此言子干無寵國有奧主。棄疾當璧主國室西南隅爲奧曲禮居不主奧註謂尊者之道是也此言子干不獲神無施於民。無令德無援於外。無外主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此言無民何以異國

○穀梁曰。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溪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傳例曰歸爲善自某歸次之然則弑君不得言歸比不弑之一驗也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歸弑其事各異自宜別書之而今連言之是比之歸遇君弑爾比不弑之二驗也弑君者曰。

不日比不弒也。據文元年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日也不日比不弒之二驗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

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

殺非弒也上謂有位在上也君位執政奉君命殺之也言弒君者人人皆欲弒宜稱人以

殺之今書楚公子棄疾以當上之辭殺之則比非弒君者比之不弒四驗也比之不弒

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弒若比欲取國而弒君者當書楚比弒其君虔以當國

辭不應言公子也若衛祝吁弒其君完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之類是也楚公子棄疾

殺公子比比不嫌也今棄疾殺之又言殺公子比不繫楚於比上是比無取國

欲爲君之嫌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故嫌

故也虔先有取國嫌棄疾主弒虔爭欲取國亦有嫌也春秋不以亂治亂故不以棄疾之嫌代虔之

爲書棄疾弒虔而書比弒虔也舊註謬今雖釋明然比實不當從當從棄疾以濟其事故歸獄于比若鄭歸生類非以爲不爲也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六小國楚滅爲邑者汝南有吳防縣即房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得復國安民之禮也

○吳滅州來州來楚取爲附庸成七年吳入之至今滅之後以封季子又以遷蔡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平王名棄疾即位改名熊居共王子靈王季弟十三年篡立凡公子比弒靈王既而殺比

自立昭十四年卽位二十六年卒在位十二年諡法治而無眚曰平

癸酉昭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國之西居上流故云上國宗丘楚地且撫其民分貧振窮分與也貧者家乏貨財振救也窮者全無生業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特立民也收錄之不使流散救災患災天時之災患害也宥孤寡宥寬其賦稅也孤無父無母寡無夫無妻赦罪戾詰姦慝詰責問也邪慝惡也舉淹滯有才德未任用者禮新敘舊曰遠人來服者新則禮之舊則敘用之祿勳合親有功者祿以養之有說者合以比之任良物官任良選賢而任之也物官謂量其才所宜事而官之物事也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兵在國之東者召陵楚東小地好於邊疆結好四鄰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楚令

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郎曼成然有佐立之功度節度也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養氏養由基之後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勲辛鄖公辛子旗之子

乙亥昭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公羊曰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爲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 仲戎曼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蠻氏在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與蠻子之無質也子質也質信也素失信於人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許之雖非而不絕祀則禮

丙子昭十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

吳伐楚陽匄為令尹（陽匄楚穆王曾孫令尹子瑕也世本穆王生王子揚揚生尹尹生令尹匄）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即公子魴）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故謂舊所行事也今龜以所卜事告神也）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楚地）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環周也周四圍掘塹深至泉）盈其隧炭（隧出入道也守塹不合有出入道故滿路置火以防吳人）陳以待命（隨人結陣以守舟待楚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光即闔廬諸樊子）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力取舟）衆許之使長鬣

者三人潛伏於舟側（長鬣多長鬚者）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戊寅卯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楚縣名屬南鄉郡）（赤工尹名）令尹子瑕城郟（楚邑）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持保一世無遠謀也）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郹陽蔡邑封人掌封疆之官也）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伍奢伍舉子員父）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

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楚子為舟師以伐濮南夷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即襄城城父縣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楚人城州來十三年吳滅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沈尹戌曰莊王曾孫葉公諸梁之父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挑謂吳本不伐楚而引挑之也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內則

用外則立德教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不節用民人日駭。有寇驚勞罷死轉不樹德忘寢與食不樂性非撫之也。

己卯昭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其謀己成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謂納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奢。怨其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時奮揚在楚使往殺之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城父人謂城父大夫也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

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還反也）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奢長子尚爲棠邑大夫員即子胥）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言己智不及員）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尚）度功而行。仁也。（員）擇

任而往知也員 知死不辟勇也尙 父不可棄俱去爲棄父名不可廢俱死無復他名爾其勉之相從爲愈比之相從俱死俱奔爲差勝伍尙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即吳王僚吳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壬午昭二十三年○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髠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父殺作甯逞作盈公作齧

吳人伐州來楚邑名 楚薳越師師及諸侯之師奔命

救州來時令尹子瑕以疾從師故越攝其事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音尖吳楚間謂火滅為熸令尹亡故軍皆失主奪氣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言軍事尚威嚴若能克勝其愛雖小國必有成功今楚不能然雖大國必敗下文言其無威事胡沈之君幼而狂卽覺逞狂則輕率易蕩陳大夫齧壯而頑齧微舒玄孫頑則無謀易陷頓與許蔡疾楚政三國雖不狂頑然悲楚則不盡力此以上言七國不同心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薳越非正卿其不多寵人不聽命此以上言帥賤不能整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無大威命謂不同心不能整是無大威嚴命令

群下也如此故楚可敗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以[illegible]故[illegible]故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偏許蔡也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去戰備輕兵以薄威嚴請不整以示弱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敦陳則非去備整旅則非薄威使爲撫以隨之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薄用晦日擊楚之不意也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此去備薄敗吳爲三軍以[illegible]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比敦陳整旅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

國奔二國蔡頓許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社稷共其存亡者故生得曰獲死曰滅與滅國同也大夫輕故生死皆曰獲獲得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公羊曰此偏戰也偏戰者日詐戰書月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書敗書戰不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吳夷狄序上言戰則主中國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陳蔡許從楚始華夷先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如書荊敗蔡以蔡侯獻舞歸不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吳能結日偏戰行[illegible]從故從中國辭書獲陳夏齧

楚大子建之母在郥召吳人而啓之平王在蔡娶郥陽封人之女生建建既廢大子故母歸其家郥是蔡地郥在楚之東北故建母在郥得召吳人也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郥諸樊吳王僚之子疏云吳子遏號諸樊王僚乃遏之孫子不應取遏號爲名取楚夫人與其寳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此年敗雞父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薳澨楚地○楚囊瓦爲令尹城郢莊王曾孫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匃爲令尹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矣懼吳又脩之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古之天子德及遠方故四夷爲守衛若卑則四夷交

(侵藉中國諸侯爲守)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親仁善鄰故鄰國爲守衛卑則鄰國交侵完四竟自守)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言諸侯卑之時若能守已竟結鄰國使內外無虞民安習於野成三時務則民內無憂四竟而外無懼諸侯不必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卑則守四竟城國都則守又小不得爲卑矣故知其亡)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年見秦)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邊竟之壘辟通人行者)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官守所守之法度也)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杜註強也)

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地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癸未昭二十四年○冬吳滅巢巢本附庸實為楚邑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躡楚踵跡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汭水曲也犴音岸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圉陽而還圉陽楚地吳人踵

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謂巢鍾離之帥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大雅桑柔篇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梗病也

甲申昭二十五年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薳射楚大夫築城州屈地復還茄人昔加城丘皇遷訾人焉又城丘皇地遷訾人於此使熊相禖郭巢熊相禖楚大夫亦爲巢邑築郭季然郭卷季然亦楚大夫使爲卷邑築郭卷城在南陽葉縣南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乙酉昭二十六年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平王庶長子）曰。大子壬弱。（壬即昭王）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昭王母非適大人本建所聘秦女平王奪之者）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廢嫡立庶是亂楚國之政言王子建聘之是彰平王之惡）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壬乃秦甥）王有適嗣。不可亂也。（壬乃夫人所生）敗親速讎（不立秦出是敗親秦必來討）亂嗣不祥。（不立大子是亂嗣非國善事）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滋益也）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昭王（名壬後改名軫平王子昭二十七年即位哀六年卒在位二十七年諡法昭德有勞）

曰昭

丙戌昭二十七年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音隙 穀作郄

郤宛直而和。即子惡爲楚左尹剛直而溫和 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鄢將師楚大夫右領官名 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子常即囊瓦 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無極擇甲兵五事 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宛信無極之言張帷

（陳甲兵於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此役謂救潛吳代楚喪圍潛楚救潛聞吳弑僚亂楚師罷事見吳）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火燒其家）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將師矯令尹令國人）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編菅編茅以覆屋者即苦也菅音奸）或取一秉秆焉（秉把也秆古但反禾藁也）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投謂國人但取菅秆投之於郤宛門不舉火爇燃故令尹自然之也炮亦燒也）

舊註不通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爲中廐尹令尹陽匄子與弟完佗皆死黨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與其子弟亦死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蔽其聰明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謗詛也盖詛之於鬼神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郤宛與中廐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與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

民莫不知去朝吳（十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大子
建（在二十年）殺連尹奢（卽伍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
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
獲諸侯邇無極也（不能如成莊得諸侯以近無極故）今又殺三不
辜以興大謗（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
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
不愆位（三族在位素無過愆）吳新有君（光立）疆埸日駭楚國若
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
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
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

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己丑昭三十年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恐使己伐楚又惡王僚有己伐楚之功 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楚執政多而意向乖異不相統一莫肯為國任患難 若為三師以肄焉肄勞也今按肄習也 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楚必罷敝於道路奔走 亟肄以罷之亟數也 多方以誤之方術也如聲東擊西 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己丑昭三十年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三邑名 楚沈尹戌

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吳復出師圍弦邑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庚寅昭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趙鞅夢童子祼體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此月也吳其入郢乎辛亥水水以六為成數故知六年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十月日月會辰尾謫變氣也庚午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食數在辛亥變氣則在庚庚午以庚年就辰尾言故知為

庚辰火勝金故弗克。然庚西方金也午南方火也午火勝庚金楚氣猶旺故知弗克

就庚午有謫論—

癸巳定二年 ○秋，楚人伐吳。

桐叛楚。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洮吳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

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舒鳩楚屬國介吳楚間此特公與楚有隙故吳使誘楚以師伐吳吳若與師應楚而潛為伐桐然實欲襲楚故教之使楚信而無疑忌

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僞將為楚伐桐者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

敗之。楚不忌故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楚守巢大夫

甲午定三年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

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即囊瓦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唐惠侯後有兩肅爽馬爽者霜露鷫爽鴈也其羽如練高首而脩頸馬似之天下稀有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即竊馬者自囚於唐國司敗官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隱憂約也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言相助發馬者若養馬以償君必有駿馬如肅爽者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佩裘皆獻不言裘蒙上文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

蔡君之父也官不共也。楚之官不能共遣蔡公之禮 明日禮不

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

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

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乙未定四年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定宋公景蔡侯昭衛

侯靈陳子懷在喪鄭伯獻許男斯曹伯隱莒子郊公邾子

隱頓子胡子滕子頃薛伯襄杞伯悼小邾子齊景國

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

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晉合諸侯于楚地入

其竟無功而還故書侵隨之也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沈子不死位也書殺之罪蔡侯遷怒也鼠由

又反公作浩油鄭地城皋也繁昌縣東南有城皋亭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范鞅）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中山鮮虞）棄盟取怨（晉楚同盟）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晉敗楚侵方賊）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在襄十六年）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拚羽爲旌王者游車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行敬子衛大夫）曰會同難嘖有煩言（嘖音責爭言貌）莫之治

也其使祝佗從祝佗即大祝子魚有口才從去聲公曰善乃使子
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
刑書若又共二供二職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
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社稷動謂國遷君以
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殺牲以血塗鼓爲釁大祝奉社主從君方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
行師從二千五百人卿行旅從五百人臣無事焉祝無與從行
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歃衛侯使祝
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
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始封蔡叔乃衛始封康

叔兄

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睦親厚也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君伯禽也大路金路以賜同姓者交龍為旂大旂九斿旗之畫交龍者夏后氏之璜半璧曰璜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勺音杓輯合也將率也即就也法周公以事周天子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是以使六族服事魯明周公之德分之土田陪敦陪敦杜註以分魯土田增厚七百里今按明堂有虞氏之兩敦則音對盛黍稷器陪重也祝宗

卜史（四官名）備物典策（典策即曾史）官司彝器（彝器雞尊夏后之鷄彝也）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與四國流言或遷散在、魯按奄本國名成王即政與淮夷管蔡叛亂、王滅奄遷其君臣於齊薄姑遷奄民於魯曲阜縣有奄至鄉）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伯禽當時策命辭如下又康誥少、皞虛即曲阜）分康叔以大路少帛（雜帛也）綪茷旃旌（即大赤綪音蒨染赤色草也茷音吠通帛為旃析羽為旌）大呂（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音婆）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即七族）封畛土略（略封塗所徑也畧界也言分封土地之徑界）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武父衛北界自此以南至鄭圃田之北竟圃田在滎陽中牟縣西）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有閻之土衛所受朝宿邑近京師取其入以供朝覲之貨）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

之東蒐相土東都衛所受湯沐邑取其入以共天子東巡守助祭泰山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為周司空授康叔土陶叔授民陶叔周司徒授康叔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朝歌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杜註啓開也少皞殷虛皆商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索法也疆理土地皆以周法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商時姞姓之國今涇州靈臺有密康公墓文王伐之獲大鼓闕鞏甲名姑洗鍾名懷姓九宗懷姓唐之餘民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即大夏今大原晉陽啓以夏政疆以戎索杜註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以戎法三者皆叔也周公康叔皆武王弟成王叔唐叔成王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

管蔡啓商惎間王室惎音忌毒也管蔡開導紂子武庚毒亂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上蔡七達反放也放蔡叔以車七乘人七十從放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舉書蔡仲之命胡仲之名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曹文之昭也文王子與周公異母不在八人數晉武之穆也唐叔武王子曹爲伯甸非尚年也曹以伯爵居甸服反小於晉是不尚年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

土之盟衛成公不在（時衛成公奔楚）夷叔（即叔武）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時王子虎盟諸侯故稱王命）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齊序鄭下周宗盟異姓後）宋王臣（成公）莒期（茲丕公）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畧道也）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事見周）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

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公作伯莒郢作楚師能左右之曰以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書入郢者非得國之辭也楚尋反國故不書滅）

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以黨郤氏出奔）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因五員大宰嚭怨楚）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乾音虔）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

淮汭過蔡乃舍置舟於淮水曲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自此與楚夾漢水爲軍今德安府東四十里有章山舊經云豫章即今之章山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阸戌欲捲起方城外人毀其淮汭舟使不能水道避且還兵塞其漢東大隧直轅冥阸三險道使不能陸道避冥一作鄍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城大夫曰吳用木也木椎鈍我用革也革堅利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史皇亦楚大夫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險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不免於禍乃濟漢而陳

自小別至於大別（小別在今漢川縣大別在漢水南入江處）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盡力死戰可以免先貪賄致寃罪說音脫）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楚地）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夫音扶）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乘廣並去聲以戰死）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

槩王曰。困獸猶鬬。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

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

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將爲食吳迫及之故奔不得食也食而從之。敗諸雍澨。吳食楚食追之又敗於雍水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世族譜季芊畀我皆平王女也昭王妹服云畀我季芊之字涉睢。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入江在郢都西是楚西走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以火燧係象尾奔吳師以驚却吳人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吳以位次處楚宮使其子處楚令尹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子山避叔父去其宮夫槩王入之。左司馬

戍及息而還。（及新息之地，聞楚敗，不及施其謀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敗吳師，身被創）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戍先為吳臣，故恥為所獲）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句音鉤，吳人，為司馬臣）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可，謂可任免首託也）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句卑布陳其裳，司馬自剄，而句卑裹其首於裳也）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也。郢都在江北，雎東，王走西涉雎，又南濟江，乃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邑名）鍾建負季芊以從。（鍾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于以背受戈，悶絕，徐蘇醒而從王）鄖公辛之

弟懷將弒王（辛即鬭辛蔓成然子鄖邑大夫弟名懷）曰平王殺吾父（昭十四年平王殺成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隨即義陽隨縣其國在楚之東）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藏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

之吳欲滅楚以漢東田分隨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昭王兄公子結也似昭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不必殺平王若鳩楚竟敢不聽命鳩安集也吳人乃退鑪金初官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鑪金仕於隨者因初仕於子期故與隨約無以楚王與吳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以一時要言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刺血與隨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與覆同

以爲報非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封大也荐重也謂連食不已上國中夏衆諸侯國也言吳貪害如蛇豕欲頻食諸侯令且先食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及吳未成功秦出師取地與楚分之若楚不能爲國遂亡則土皆秦之土是秦有利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若以秦君威靈出師不取地却吳師以撫存楚則楚世世事秦秦亦有利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

晏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秦風篇取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九頓首而坐每賦一章三頓首而後坐秦師乃出

○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故大而進之書子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盧闔盧曰士之甚謂賢士也穀梁作大之甚甚謂孝至大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欲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

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於河曰天下諸侯苟
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
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
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
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
其為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無
罪不當誅子報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若父有罪當誅
子報讎為不可其讎之子必又復之是推刃之道一往一來曰推刃復讎不除害取讎
身而已不得兼讎子恐後日害已而殺之也時員因吳之眾隨平王之墓燒其宗廟而已昭王雖可
得殺不除去傳釋員罪平王不殺昭王朋友相衛而不相迿朋友謂閭盧子

胥也君臣言朋友者謂其同志好如詩言朋友攸攝亦指君臣也迴音峻又去遍反先也謂不顧步伍勉力先往意傳釋不以子胥爲兵首古之道也庚辰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曰庚辰吳入楚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言楚無人致能如此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

而三敗吳人復立（楚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丙申定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稷楚地）大敗夫槩王于沂（沂楚地）吳人獲薳射於栢舉（薳射楚大夫）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奔徒楚敗卒也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以從

(吳伐楚故)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為吳王號夫槩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傳終言之堂谿楚邑在蔡州遂平)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音君地名)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鬼神食氣曰歆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楚地)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罷音皮楚大夫)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言吳惟得楚一大夫復失之)葉公諸梁之弟后臧(諸梁沈尹戌子葉公子高也)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為其棄母歸故不正面視后臧)○楚

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即鄖公辛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則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吳在楚爭則平[illegible]無法律，故知其國必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定得其國而安定之也。舊以楚屬下句，非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江夏竟陵縣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亹音尾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也。識前過，失國之過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子西曰：請舍懷也。以懷初謀弒王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難，是大德申包胥曰：

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即成然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王殺之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司樂大夫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補註恐民潰散以安道路人心國于脾洩楚邑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如而也言自知不能當辭不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丁酉定六年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闔廬子夫差兄也）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惟一本作帷）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陵師陸軍也）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鄀（遷都於鄀地改鄀爲郢故曰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改而新之紀而理之）以定楚國。

乙巳定十四年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孫公作子牂作牄）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丙午定十五年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

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

二月楚滅胡。

庚戌哀四年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作曼

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夷狄叛楚者 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蔡之遺民遷於比邑負函楚地 致方城之外於繒關。繒關亦楚地 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一昔一夜也梁河南梁縣二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戎蠻子之邑僞爲備吳夜結期襲二邑出其不意也 蠻 單浮餘圍蠻氏。單浮餘楚大夫 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 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司馬眅起楚豐析二

邑及狄衆以軍臨上雒地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左師軍於菟和上雒東菟和山右師軍於倉野上雒有倉野聚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欲晉同惡赤執之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開此以伐晉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簡子趙孟曰晉國未寧有范氏中行氏亂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卜城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楚司馬眅僞為蠻子作邑立宗廟以誘其民執歸楚

○公羊曰。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晉伯而京師楚也。

壬子表六年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春吳圍陳。楚出師城父救陳見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謂卜戰不吉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棄平王與陳盟誓逃避吳讎謂不退不吉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申即子西昭王兄也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將即子期亦昭王兄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啓即子閭亦昭王兄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

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按禮殯者以輴車盛柩攢木於上以泥塗塗閉塗謂匿其喪也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越女昭王妾章即惠王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象有妖氣故當王身惟楚見之故不及他國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請即楚郊望祭河神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諸侯望祭竟內山川星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江經南郡江夏弋陽安豐漢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睢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入江漳經襄陽至南郡當陽入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冀州夏書五子歌作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與書小異引之以明率常楚昭祀竟內山川不祀河又曰允出茲在茲又引大禹謨允信實也茲此也指已身言引之以明由已楚昭知禍福在人不移于令尹司馬也由己率常可矣

惠王名章昭王子哀七年即位在位五十七年卒謚法柔質慈民曰惠

壬戌哀十六年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建求復鄭而鄭復之也晉人使諜於子木。諜音喋游偵也子木即大子建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周完復也仁無私也率循行也義義理也吾聞勝也好復言。非周仁而求死士。非率義殆有私乎。

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白楚邑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公邑宰也）請伐鄭（爲父報讎）子西曰楚未節也（猶言事未就叙）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楚與鄭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子西黨鄭是即鄭人其報讎爲不遠）勝自厲劒子期之子平見之（公子結之子）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勝如鳥卵我如息覆翼而長育也）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第用人次第也）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已必殺令尹不得其死）

（若令尹得其罪其官豈他人敢爲而非我邪令尹不憂死而憂我之官所以爲狂）子西不悛。勝謂石乞（乞勝之黨）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言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一本作熊相宜僚）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之作亂宜僚拒之）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告之故必許以爵）不爲威惕。（指承之劍）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有上二者必不泄漏人言以求媚故舍而去也）吳人伐慎。（楚邑汝陰慎縣也）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與吳戰所得鎧杖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爲亂）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慙於葉公）子期

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豫章大木也石乞曰。焚庫弒王。焚庫以息人欲弒王以絕人望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州楚并其地爲邑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險險惡非平易也徼求也幸謂不當得而得之也饜足也言行險徼幸者貪肆欲無厭足人必不堪如物偏重必離敗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七代孫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平王子啓五辭王者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

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名石乞尹門爲高府門尹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圉公陽楚大夫穴高府之宮負惠王以如王母越女夫人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若望年穀計日月以幾及之若見君是得殺之艾獲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民知葉公在則與討賊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

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上言葉公遇得民心）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栢舉敗子西子期二子功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使國與國人攻勝一本作與國人）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匿其尸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燕白公弟頯音揆頯黃吳地）沈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寧子西之子子國也）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于葉（傳終言之）○王與葉公枚卜

子良以爲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事也子良惠王弟也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志望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求他日改卜子國。子西之子寧也而使爲令尹。甲子哀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鄾。鄾楚邑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瞻開卜大夫觀從後如志故命之。命爲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言已卜如志不必再卜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舉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薳固執燧象奔吳師皆有勞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 元龜夏書大禹謨官

（筮卜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先斷以志而後命卜於龜）其是謂乎。志曰。（古書記）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乙丑哀）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越地）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報越）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從越種之夷與楚盟於東夷敖地）

春秋左傳類解楚卷之二十終